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三十五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六首

贈御史洛江張公傳

上五年御史以臨海令最得贈父堯文林郎秩如子封母林太孺人亾何御史召入六年覃恩庚贈父文林郎秩如子母再封太孺人御史君既終太孺人喪上命御史出按高皇帝圻内不佞道昆從都人士後幸得聞贈公詳贈公之先籍建谿至元中安谿簿康則自建谿來徙于是康爲别子籍晉江而

家嘗江康生惠惠四子季曰安其三子子姓故蕃由
季而下三世皆獨子季爲贈公高祖成遠爲曾祖儼
爲祖鑑爲考祖考遁賔鄉社以齒德聞考受室于莊
是爲贈比部公女考春秋三十有五贈公始生莊以
張氏本支故單惟是呱呱耳珍之甚生七年悉乳哺
之既從母黨畜之莊蓋與諸中表叅議一俊僉事用
賔太守思寬同師洪叅政富時諸莊以六翮競起而
公材美足當雁行稍長受易易文學時中是爲故大
司成蔡先生高第公既守其師說務深造而得之心
其治博士家言屏儕俗而歸指要即當世宿學爭自

下卒不利有司考賈留都公獨當戶出就舍則執業入則問家夙夜孳孳家業並起林太孺人爲直指君女弟出貴家獨自梱內力作代終奉家言家奉業言業戊戊居室火大亾先世之遺公乃輟佔畢而力拮据猶嘸嘸自失及御史君在外傅夙見奇公日御史君才孺子庶幾乎底吾績塾師日授章句公日省成夜歸則太孺人篝火而課有加必畢業乃遣就寢稍長治經藝公坐終日程督之既受質指瑕擿瑜明若觀火人言父母賢於師保即御史君才固當其後課民部君壹如御史君而太孺人之教居多矣公所汲

汲者務在顯親揚名要以重風教厚人倫尤爲先務年始學禮得浦江鄭氏旌義編亟謀聚族同居具有成議議竟格于心終不能忘叔遺二孤長岱次嶽並告困公憮然曰吾家之事吾爲政吾其小試之會岱亾哀之甚尋以家秉授嶽聽其出内無所議頃之嶽亾二孤皆不祀公哭嶽甚于岱屬御史君主其喪每奠必躬臨父子皆慟弔者嘆曰喪從弟如弟喪從叔如叔服功如期僅於公家一見之人世無兩公以二姒三女屬太孺人太孺人謹事二姒如其躬厚遺三女如其息則公刑之矣故遲判爲諸高祖其孫以公

役職轉輸侵公帑數千緡事覺則納券而告公急不
且死析楊公郤券而代之償彊之不可其後御史君
出券故篋公茫然不知所從來既而曰有之此運判
公孫也嘗貧時業已不責其報故忘迄今久矣焚之
諸高祖故多子孫率不振無以糊其口路旁一兒菜
色日中曾不及饔從而詰之則五世諸兄子也挾之
歸告毋莊爲之授餐理沐時御史始學幼讓淚承睫而
下需襟公辟呵詔曰嗟乎異日者無忘孺子泣也卒
養之終身至其事毋莊尤以孝者莊寢疾三歲公帥
太孺人朝夕躬侍之公年及艾始爲方內遊則自境

內謁武夷君東下浙江西泝彭蠡南度大庾躋羅浮
方遊乎逍遙忽怦怦心動趣裝歸養大公以天年終
公雅嗜堪輿家言壹禀于郭氏曾氏楊氏得之心而
應之目凡諸生死順逆分合嚮背無遁情比奉親喪
公王卜一舉而逢吉人人以術奇公公避席曰孤席
山川之靈俾考妣得瞑于九地幸矣寧詎能徼非望
之福遺所不知者何人哉甲子御史君與計偕獻歲
公考終春秋六十有二辛未御史君成進士庚午舉
民部君己卯舉冢孫允蔡庚辰民部君成進士于時
庚孫五皆茂異曾孫一旦岐嶷即公所貽者不貲其

協地靈亦萬分之一也御史君又言治具治柩之夯六
孺人喪也則莊太史爲狀余相公爲志爲銘二孤奉
考妣喪合葬茂前山之麓里父老爭執紼嘆且泣曰
公在里無違言即小有言得公居間輒解乃今里言
多違累歲不解其謂公何諸父黨臨穴嘆曰疇昔舉
宗嚴贈公甚即有會勿譁有事宗廟丘墳不戒而集
夫里當受役賴公片言而定終役無後言乃今會多
譁有事戒而後集役及累言不定也即定多後言矣
其謂公何諸所善長者繞封樹而嘆曰吾儕故嘗從
公課諸子學御史君所就業當公意公嘖嘖而喜可

知脫不當公公勃然色怒即程吾兒引當否視其喜怒與遇御史君同御史君廩于庠吾儕存公相視皆溢喜及吾兒受廩公溢喜愈于吾其後公子以伯仲鳴而諸子亦多羣和則公自九皐倡之也即當世不無長者其謂公何孤聞言者三而前所述未之及也於是屬司馬氏立傳傳以軼事足之汪道昆曰天道以專而直故萬物生地道以翕而闢故萬物成人道以屯而亨故百嘉遂平陂往復天地且不能違何以故相乘故也由贈公以上四世皆獨身始發於公浸以蕃息中之林林總總繼述顯揚豈惟俯察協其宜

天人之際交得矣往不佞撫閩從視學使者姜太史
求國士太史唯唯首舉御史君乃贈公之高義未及
前聞則不佞過也亦太史過也

呂相公元配累封一品夫人夏氏傳

尚書古史也虞周英皇姙姒之懿史不特書即司馬
氏世家僅及外戚蓋以言不出梱故治內不外聞宜
聞而不必有聞蓋其慎也傳莫良於左氏其稱載梱
內者為詳抑亦以御家邦而底治平必自刑于始故
凡柔嘉之則聖善之儀譽命之隆福澤之厚皆可傳
也是歲秋七月七日呂相公元配累封一品夫人夏

以天年終享年八十有三其生則弘治甲子四月十有八日也則其徽音茂實壽考阜昌偕老令終當世無兩本之柔嘉聖善不亦彰彰乎哉往余小子為郎相公獨以身下少賤因得習諸公子而尤善公子元元以當戶任祠部郎蓋一品之自出乃奉相公所為實錄而以立傳屬不佞道昆于時為一品子者六人為孫者十有八人為曾孫者二人一品業以曾大母稱非直母也且母以子傳則傳者固宜母之然必曰元配而繫之相公尊相公也配相公則尊矣然必稟申命而繫之一品夫人尊　君命也尊　君命尊夫

人也夏后氏以姓得國曰夏宋節度使英賜第上虞英子梗呂始遷餘姚鳳亭鄉處士鈺其裔也是從陳受室二姓並著上虞一品生而有吉徵幼端靖始服姆訓從其黨羣治女紅適一嫗自外來自言挾許婦之術目一品法當大貴俄不知所之一品從嫂朱故善一品太夫人楊因得知名爲相公卜贈少保公既得請處士歲辛巳一品歸相公相公自王父母以下若而人歷世同爨食指累百率倚辦新婦良而一品亦以桓孟自師躬力作無所詘謝文正公罷執政目其子少宰而屬相公若苐程督之異日者公輔器也

少宰復入戢相公俱紹介而見之費文憲公大奇之如文正乙酉歸應鄉試少保公日幾幾望之都門楚令尹首舉相公直指使領之矣第差下令尹爭之强與其負先登寧肯後舉使者諾諾竟舍相公少保公聞之鬱鬱成疾尋即世相公適寢疾聞訃愈益阽危一品求療百端斷以身代病少間猶將不勝喪仲奉櫬歸一品力贊相公以毀瘠當大事既祥而病乃已舉鄉試第二十四人相公色赧徒以二豎為災使我不讐于令尹一品從容語相公君子恥名之浮于實也藉令實勝又何患焉已丑躋南宮歸而聚徒講業

舉室無慮數十口率一品犒之壬辰對公車壽應
制東閣授翰林院檢討丙申課最一品始封孺人戊
戌進司業兢南雍丙午掌春坊進中允戊申擢國子
祭酒雅以特達受知己酉春拜東閣大學士所至則
奉太夫人就養一品從即相公不問家而庭內之務
畢舉　太上威福廩廩迅若雷霆諸執政入直禁廬
旬日一賜休沐一品居相舍外肅肅而內雍雍賓至
當供具輒出中廚當報謁命諸公子往即不遑禀命
悉如受成相公夙夜在公因得以操一心而當　上
意丁巳最一考　錫命四世得封一品夫人戊申再

考命如初時相公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兼文武英殿
大學士俸先是　二王並出居邸海內皇皇　太上
諱言建儲抵諸言者罪無赦相公目攝首鼠國本之
謂何將上書入告一品與聞者懼蹈不測毋批逆鱗
一品決策曰國祚尚賴　宗廟之靈宜不及此正君
定國在此一舉禍福何暇計哉疏聞　詔景王之國
司隸方挾異寵連結當路為婚姻公子女最蕃無所
預蓋與一品交相戒毋已太盈凡諸肺腑親不越州
閭大夫卿士此其當仁不讓寵利不居得大體矣昔
自南雍省封樹故居彩臨不獨太夫人病偏廢而安

樸居一品爲之拮据益以稱貸躬侍臥起澣衣御奉
湯藥以爲常居數年太夫人幸無恙及相公居密勿
比日賜食尚方一品稽首祗承先薦寢廟若庋閣次
賓客次分餽所親簏頒悉獻太夫人更賜則什襲而
藏之笥居常甘菲惡自言吾其以是師後人辛酉太
夫人考終則從相公扶櫬歸葬 上命將作營葬事
啓少保窆合葬龍山其費不貲有司不能以半一品
傾橐襄事始告成歲時祭必登壟哭必霑襟蓋三十
年如一日也越君子言相公秉國則一品佐之忠歸
老於家則一品佐之孝其斯爲良佐也一品既以丁

亥舉祠部庚寅管氏女生明年相公與計偕一品自
武林納朱姬奉之北朱舉公子允任中書舍人允生
七日而朱亡一品乳之如巳出尋自武林以傳姬進
是生公子充守石阡公子兊任膳部朱傳並以子貴
贈孺人相公復納王姬二人一出博平一出京兆博
平舉公子覺籍胄子入成均一女字文正公孫用楧
乙卯上春官以痘殀女貞絕粒以殉聞者謂其賢於
栢舟京兆舉公子魁任光祿一女季也適陳文僖公
子鏕一品餙裝遺之數倍巳女夫娟嫉人所時有女
德滋深一品姒視諸姬嫡視諸孽螽斯麟趾此其由

本也與哉得全全昌固其所也癸未相公年及告存
上遣監大夫部使者存問于家一品以齊齒而講異
數越三歲始弃梧棬在令甲內子贊政府及封章者
䘏典有加乃令庾司以聞則有　聖天子之特恩在
稗史氏曰自　世宗折議禮而專任相相權益專比
年一二覆車遞以專敗何以故專則不廣不廣則無
所容數車無直以不用爲用東越相公之能事也
有如度輪置軌悉剷其餘雖黍豆執綏寧詎能無敗
故必恢恢乎有餘地斯可厚載而長驅自專者失之
矣一品折節而服勤儉夫人猶可跂而及之乃若樛

木致祥鳲鳩著愛猥云嬪則循或爲難本之乎有家
則相公躬化之耳長孫衡昌以少年成進士出理宛
陵廉幾乎麟趾之倡也

李騫伯傳

余知騫伯則以叔子季宣余知季宣則以余二仲季
宣挾二一筴來謁介二仲先其一傳士家言術當諸太
史其一詩也得當海內諸名家夫尺寸時有癥長二
筴何無至也季宣謝曰祝無似幸奉教家大人大父
夙奇家大人命之曰鵠始齓而任書討始髫而補諸
生比夜讀自甲至丁篝燈不絕同舍生穴牖而撲之

滅則徙之牖下讀如初人言下帷如李生視一第猶揆之也通舉內史顧數奇夙夜愈益忘勞駸駸病視同舍生曰子目力幾竭矣第紓之家大人矢言曰學則亡目不學則亡心等亡吾寧爲腹不爲目久之瘳視乃謝學官家大人舉子三長札季柷皆受經仲當戶家大人既以高義破家人産僦一廛而居入室書聲洋洋不以故饑而自輟日討而訓不肖而翁故業則以不視而荒爾曹能讀父書明視具在荒謂何耳凡諸經術未得悉口授之既得悉耳審之及柷幸與計偕而後家大人喜可知也季年旁綜風雅博極大

乙陰符天官馮相堪輿風角羣書其稱詩壹稟于性情王于自得寧爲野馬毋爲雕蟲机事家大人無能爲役乃今得寸則家大人之寸也机則安能余曰噂其斯以爲篤學之儒矣夫士以經術進寧詎讓能顧童習而白紛則其用力有至不至也騫伯不遺餘力而天不假之明既歛而張則舉其羸而發諸其子庭幾乎無遺憾矣且也士惟起家爲汲汲主章句而黜聲詩騫伯之訓子以其業終卒託諸詩務適其適蓋通儒也季宣唯唯家大人以力學著出入不悖所聞其居大父喪哀毀骨立置几筵待寢安日三上食如

嘗及大母捐栝棬家既中落喪禮視大父等旣嘗宰
代諸父償他人責數千緡他人負家大人者亦千緡
悉焚其券禁勿問嘗爲大父卜兆得一善區形家方
布圭測封中有鶴飛鳴遶墓三匝而舉頂之從空下
赤蠵䖳中圭測人皆以爲孝徵亦云休徵家大人故
庰膏粱折節攻苦即環堵壁立不啻安夏安之入則
含飴弄孫樹竹藝菊爲樂出則召賓客置高會周遊
名山大川博士諸生及三老豪傑上其質行有司有
司賓以鄉射家大人辭之力鵠眯而廢禮安敢以鎮
酺勸縣官乃令踰老者四年其神益王蓋亦難老之

符也余曰嘻其斯以爲躬行之儒矣彼攘攘爲厚利者急于爲名高騫伯仗俠節而舍利權難矣至其割巳身以餉同氣則爲尤難殆非節俠可幾居然處士之義也二仲聞之曰古之憲老者惇史載之若騫伯之行季宣之言皆惇史之屬也子大夫職野史久矣第爲騫伯立傳焉

明賜級阮長公傳

歙阮長公弼字良臣世家巖鎮少承家末造躬力賈起蕪湖兩邑交重長公人人誦義其曰長公長者或曰石泉翁云長公考氏承故饒孳孳務振人急諸告

急者至無慮羸詘應之無以應則爲之出所有而質子錢家貧窮則假他人之有以爲質夫人則以其仁足恃也率假不歸復稱貸以償他人積逋數百乃大困長公始就學日記數千言蓋與大司徒鮑公同師鮑公慓然自下徒以脩糈不給去而學醫市中故多醫復不利長公歎曰吾欲爲良士無脩糈則無師良士安可爲也吾欲爲良醫醫必歷試一不驗將殺人良醫安可爲也因自請於考氏郡人率以賈代耕雖有良田不耕不穫吾家負宿逋不報寧坐困而不求治生自今猶復悠悠何以仰事皃請具貲斧將服下

賈於四方則之蕪湖蓋襟帶一都會也舟車輻輳是可以得萬貨之情雅以然諾重諸賈人不言而信其言可市諸賈人奉之如季河東彼中駔儈分行獨赫𧿶莫之適主長公笑曰此吾業也請職赫赫𧿶乃鳩其曹斂母錢舫載槖而規便利就諸捆載者悉居之留都轉運而分給其曹利且數倍時購者爭得采利歸染人長公復笑曰非獨染人能白可采也乃自蕪湖立局召染人曹治之無庸灌輸費省而利滋倍五方購者益集其所轉轂徧于吳越荆梁燕豫齊魯之間則又分局而賈要津長公爲祭酒升降贏縮莫不受

成即長公不操利權亦猶之乎百谷之王左海兼湖去歙五百里乃以安車迓父母就養兼湖請命飭侖爲仲季納婦已復畢出貲産請命三分之父母曰不然茲爾一人胼手胝足之烈也二介幸及於糊其口足矣胡爲乎與分仲季亦固辭伯獨勞而使吾儕享其逸不祥即伯不居何敢以魯三家耦伯長公謂否吾終不食吾言卒等分三若一客爲長公筴者耳語曰等分善矣彼夸毗子寧詎能師長公儉邪割之便長公謝曰吾聞均無貧故必適均而辨之異和無寡故必參和而統之同客休矣仲季皆無祿即世季遺

一女而孤長公悉以季貲爲女裝歸之閭右仲遺二
子長公兒子畜之二子亦父事長公從長公賈多歷
年所諸宗族親戚閭右交游至者輙推赤心而納之
交業儒則佐之儒材可賈則導之賈能獨立則授貲
而薄其息能從游則授稍而翼其成有過則規有善
則勸有難則赴有急則賙有違言則解紛訟則爲之
平其議兩造務守勝有司遣之質成言出而各虛已
聽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抑或堅持不下輙出百金結
其成事既平未嘗有德色歲乙卯島夷自越突新都
且薄蕪湖蕪湖故無城守士者束手無策長公倡貲

少年彊有力者合土著丁壯數千人刑牲而誓之曰
寇邪虎邪虎而嵎手可搏虎而翼矢可加如其寇也
則業巳窮雖張吾儕直醢之以謝　天子寇偵有備
而宵遁所部上禦寇功將首長公且下章服長公辭
之力賈豎子何敢以此釣奇有如異日者寇至亦將
倚辦諸賈人則吾爲之倆也居數年羣盜刧縣庫議
城蕪湖監司首召長公扶義倡衆長公應召以身爲
版築先城完而堅如期而告成事所部再下章服固
辭如初蕪湖道出南陵險而淖病行者長公捐金以
倡諸賈甃而夷先是長公將以歙爲莬裘蕪湖爲豐

沛既而業大起家人產具在蕪湖城內外築百廛以
待傚居治甫田以待歲鑿洿池以待網罟灌園以待
瓜蔬腰臘饔飱不外索而足中外傭奴各千指部署
之悉中刑名 今上覃恩詔賜民間年八十以上爵
一級有司奉 詔首及長公長公北面承之且曰翁
不敢以匹夫而距大澤乃畢籍所就業召仲子汝鳴
冢孫國政手授之宣言古者七十曰老而傳而翁庚
十年耄矣鎡基在籍蓄畜在而兩人而翁從此老矣
季年崇事二氏種諸善根嘗立表裊磯除道葉嶺築
臺施食置田藉山繕三茅宮飾諸神像樂善而無所

徼福其費不貲比將飾巾長公命遷楊東首盥而待盡或得無生未可知也仲子又言長公故多陰德務施恩於不報加意於人所不及知如將斥其人指其事懼以口實而暴短長非長公始願所及也諸言其小者宗人即次而疫同行者舉引身避之長公躬饋藥資臨視臥起卒無害族母私蓄數十緡陰託長公取息有頃族母亡長公捏子母錢畢歸其子其子不知所出力郤之長公語之故稽首而後受居蕪湖久以義俠聞歲凶則設糜粥食餓人治蔂梩棺道殣長公初載遞有所稱貸遞償之自恃無他不索故券久

之猾者持券來討乃復償之或稱貸於長公歸者半不者半長公勿問也余惟長公父嘗遺業以仁見愚長公則以幹蠱克家人猶以為易與其愚不可及矣庶幾乎託于如愚者哉要之人能負長公父而天報以長公人能負長公而天報以昌阜乃今仲子承家貲補光祿冢孫當戶籍名成均次孫國經相與競爽曾孫穉祿亦復岐嶷於長公何負也太函氏曰潘汀州於先司馬為婚姻宜知不佞潘於阮亦婚姻也宜知長公不佞未習長公從汀州而聞之習矣汀州若長公若先司馬並以甲子同生迄今八十有三則惟

汀州歸然獨存耳語曰敬老爲其近於親也不伎於是乎用汀州命力疾而爲長公立傳不辭

方君在傳

二仲從諸君子社豐干率以俶儻右君在余從抵掌得君在其目熒熒其骨稜稜此異日者骨鯁臣法當貴雲間莫雲卿笑曰是夫也即旦莫宰天下當不失故貧顧諸君子於君在益親率有味乎其談也羣居持論非其緩頰不驩或有言逆于其心非其居間不解余傾耳以聽君在則辟仲連其人年十七受博士書務稱先王而屏勦說則以族工攻舉子業以國工

攻古文辭及程藝有司僅一當房令君徐司牧至其脩辭述古近屬則方中丞方太守知交則尚書郎方民部郭繕部龍觀察相與推轂之歲甲申君在病瘵余奉肇林之役乃趣召余諸弟士能心語曰簡不祥時而躍冶司馬付之桃氏猶在鑪錘之間簡卒貧之顧今已矣即終身大布簡不謂窮蓬巷席門簡不謂困甚則殤簡之子不謂不祀蹷簡之年不謂不終及今未絕猶幸及見司馬一言簡將不視而瞑矣既期士能不至則馮几而屬諸弟諄諄語畢而終越宿訃至即余不宿一諾將安及哉嗟乎余閱人多矣乃今

卜以貴徵不驗比以國士不讐微夫人言余固當為
夫人立傳矧余仲氏有狀蓋亟稱其孝友云狀曰君
在大父故饒是名通佑大父無祿早世父當室是名
克儀父藐焉孤浸浸日損及長善心計息故業而復
之歲壬寅舉君在君在胄子以善事父得其驩既以
湯藥侍母王孺人能盡力執母喪必以禮能盡哀父
故高趾弁行恥纖嗇會內難起業削如初君在獨先
意而嗇道之不彊諫居貧自若及其薰心蒿目雖妻
子不及知父未艾而衰顛毛種種繼室以曹氏且公
髮禿而恚自傷嘉禮未成欲自殺父急召君在君在

前說曰婚未合叁去留惟所命之留則吾毋也唯孺人否則以賓禮歸孺人惡用殺父庚卜秦氏姬舉庚弟尋客死眞州秦氏持庚弟不欲歸君在大困獨深念曰橋不踰淮貉不踰濟性也秦歸則吾父不失一幸姬秦留則吾父不失一孽子吾急吾弟即留贅於歸既則以眞州當江淮河漢之衝萬貨之情可僂指也中市一廛以受轉轂與時化居乃爲之晝便宜授成諸弟既息子錢與母等析而爲之三弟各王六贏得過當乃遣仲季各携妻子與秦俱拊庚弟與三人者同庚弟立而秦安矣諸弟父事君君在不自功

季叔故有煩言尋改慮而歸德中年而獨君在月給
四百錢以爲常人言君在雖貧業以孝友爲政藉第
令得志不亦肫肫乎厚人倫者哉先是次女殤長女
寡君在將不堪居頃之失息子去病君在病作余爲
之籌曰急子則病愈深急病則子愈遠兩者居一吾
子安從君在謝曰必吾有身乃始有子力疾不必子
吾懼先亾吾身吾其舍諸無子以也至是始有治命
屬仲子之子仕將後之嗟乎天阨其遇又短其年天
奪其親又殄其嗣其降割不已甚乎吾將詰司命者
而無從也君在有兄獻成各負材不相下聚族從君

在决筴即諸尊貴諸長老不能難之不知者直以其守勝而多上人其知者則以爲彊立不反者也余聞西極有言當世固多缺陷以余觀於君在不亦信乎其材足以排難解紛其行義足以礪世易俗要以無年無後無缺陷大焉及其飾巾待期猶沾沾得片言以瞑地下夫名者實之賓也惡能爲有亾脫不爲名高也者而賓之其缺陷滋甚且也夷齊首陽伯牛牖下史遷請室賈誼長沙唯是其名存耳非直當世自昔固然沒世而名不稱君子所疾君在免矣

程子虛傳

子虛始能言雅以口給驚父客父由上元簿徙均州倅遞載之俱嘗將父命謁大司成醉歸墮驢傷額毋余而數之庭下兒安得以乳臭而吐貴人茵乎子虛挺身對曰貴人以上客客兒兒徑醉矣均州隸帝時多奇觀倅故倦游且自多有子旦暮且大吾戶適余出守倅得謝載子虛歸年十二善屬文子虛益自負甘羅直以口舌得秦相卒之無所建明彼秦幸得當諸侯相則陪臣耳我　國家統一縣寓　上方嚮文儒有如使者入里門玄纁加璧　太上有詔召歛儒童程本中即髫不勝冠臣願假紫金冠而簪之簪以

奉詔令幸得專對庭幾猶及帝者師彼毋氏兒惡能
爲役年十九受博士詩即籍諸生其說詩率毋訓詁
嘗欲詣闕上書請復大學古本辟章句而衷文成又
言洛陽少年猶能以治安策漢乃今大墨盜國秉人
人得而攻之臣願建鳴鼓聲罪市朝面唾老禿翁以
謝天下余既謝闕事屏跡里居昔爲車馬移入里中
國士也頃之詹于旄入旁舍待命閽人旦日就飲近
觴舍中則均以卯子虚上謁紹介二仲而後及門于
是就雉升堂乃就北面既與仲氏相持論勃勃風生
余曰鼎子虚若本一舉千里莫毋泛駕房今君負知

人鑒試諸生既得子虛置高等子虛喁喁脩古從二
仲及諸子社豐干顧數奇均州大夫望家食僅僅則
以廢著客雲間子虛從而東游贄謁吾友王元美王
敬美時敬美謝客門者辭焉退而折簡數千言專達
敬美敬美謝不敏卒彊起相與爲驩子虛嘆曰嗚有
雉膏三分之而嘗其二一所不及染指者獨歷下先生
蓋以不逮吾友李于鱗爲遺憾也既入南太學數奇
如初都人士急子虛游道日廣自留後列卿以及縉
紳學士亡不藉藉子虛或以其將爲名高也者而游
大人非其志也部使者高子虛義延之爲子舍師居

頃之不自得吾何辜而坐圜土佚而爲狹斜游比夕枕藉曲中賢于五陵豪舉故嗜流歠務盡歡酣則拊掌爲越吟自以爲吳趨不及也亾何病病得之漁色而及于瘍乃亟治瘍中氣浸損疾既甚歸而就醫先是悉收均州餘燼百金悉購前代書茭益研六義習六書問有餘蓋垂橐矣歸就舍旁築一室爲閒居余戒子虛第省勞費毋爲二豎子困子虛稽首對曰夫子言是直欲以此而弭壯心迄于季秋子虛即世于是余季仲嘉爲狀仲仲淹將爲誄而病未遑方子及爲志爲銘屬余爲傳子虛故千金子棄家人產而貧

故儒生務一逞豪游而殁大言無當没齒不讐非夫也要以伯牛牖下終不以斯疾而貶斯人其所交游大率以著論顯里社則方思善吴虎臣陳仲魚方君在方羽仲謝少連潘景升吴會則何元朗莫子良朱象玄袁履善莫廷韓黄淳父殷無美四明則屠長卿余君房留都則張肖甫李惟寅沈君典歐楨伯劉長欽吴公擇余宗漢何和仲而方思善方子及尤爲莫逆籍弟令無死寧詎有才如子虚而長困若乎子虚含事均州以卜葬犯衆怒扼而不避撫三弱弟維屢空不居其勞居常鳩五宗脩長原譜吉月必集諸長

老人家廟自撰衣冠宣祖訓讀家禮以爲常此其瑜掩瑕肉倍好者也太函氏曰子虛之在吾門先後爲之三致意其始以爲得雋也夙奇之及其自放不羈則責之善責之善而不吾以也吾不能不望之深况死隣有違言兩家之難起矣三老無所適于則抵鄉大夫居其間余詔子虛爾以譚言解紛恢恢乎有餘地使子虛而在寧至此乎乃今客三山方舟御尾而至其半故習子虛者即子虛客平康往往借貲於者脫人于阨或將歸德則閉戶勿與通余面二仲而深惜之傳立成矣

太函集卷之三十五　終

太函集卷之三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四首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陸季公傳

自昔四姓著東吴雲間二陸並起亦越嘉靖大宗伯平泉先生樹聲中大夫阜南先生樹德仲季起家雲間槩諸砥行立名兩公競爽歲丁亥季冬二日季公以天年終宗伯公當大耋而爲之期戚若廢右手足既爲季公狀累五千言則言言實錄矣公子彦楨受顧命爲身後圖志墓必許相君碑必王司馬傳必汪

司馬彥楨唯唯往余附季公同籍爲莫逆交公子業以治命命之敢不藉手宗伯公以謝地下陸氏出居忠宣後世系稍詳贈尚書蘭爲兩公王父贈夫人林三息子太公鵠以季興婚沈夫人加贈視王父母太公始孩而孤畜外家而冒其姓兩公通籍仍從父而氏林隆慶初始得請復故姓沈夫人三舉子長公樹芳次仲公丱矣壬午季公生匡臥脩閒兒啼諠沈夫人教自嬰兒始既就塾閑幼儀爲僞何多背外傅呼爲小陸無何失恃童稚以喪聞宗伯公故爲李翁甥翁授之館其中表薛翁者並城居薛翁目偉宗伯

公翁得壻快矣吾中年一息女安得如翁壻者納之李翁灑然應曰翁及此言吾得其人矣其人爲吾壻也弟是宜爲翁也甥其年十有三非吾壻惡能兄季方而弟之也則之薛衣大布不爲容始從羣少事表師羣少稚公以目既得其經藝爭下公遞更它師率退然避南面卒受業宗伯公所臥起與俱宗伯公舉南宮第一人季公始補文學弟子既冠章甫薛翁乃命婚里俗就婚者必歸告廟而後就車迎新壻如迎新婦李公歸待命薛翁駕鄉先達命車迎之公卻車而徒余小子何敢假名器擯否否新壻無徒且駕而

夜行何損公謝曰即無似寧敢自墮於冥冥卒趨及門不稅屨而入婚未浹日則負笈之招提距城三十里而遙五夜隱隱聞城鐘始輟業癸卯當大比督學使者矢公郡中舉遺才適宗伯公子告至寓書太守有弟不避內稱公聞而太息曰弟遺固當終不令吾兄失口為不才地輒歸紹介袖其書丙午賓興公病欬血太公憂之甚戒勿行公則以　詔舉明經非此無用士矣兒從多士後所不奉詔謂何第即次彼中視疾進退為趨止蹕而得請申命長公與李偕比入舟神駸駸王矣畢事反面太公乃安無何薦書至旣

與計偕詣　闕下會宗伯公以太史入校士例格季公歸而力學如初絕跡公府壬子奉太公諱幾不勝喪尋載室避島夷伯仲艤舟居守公往諜得寇嚮方舉室幸得完薛淑人乃捐中饋公誓以鰥老長公申大義內主不可虛無人繼室以董淑人庭內務以躬化董之子彥禎則子也猶薛也彥禎之毋董則毋也猶薛也公五舉進士不第勸駕者有二心公益孳孳迄于乙丑乃第其年當開闔應制執政以其私語公東觀業已知名無庸退讓公辭之力卒不行習事內臺具封事將極諫蕭進士廩畚覺搜諫草焚之且正

言曰非言責則侵官批逆鱗則無幸激而彰君之過則讐君休矣既待次得嚴州府推官蕭君郊送而贈之言毋貿貞孤而招側目公入境粟帛酒脯悉自其家灌輸薪槱魚鹽召市人入受直問之價曰市價如干足乎曰足既授之直申戒之即門以外有他急入愬毋恐市中語曰嚴水深司理淸令司理前子陵二千石聞之愠見於色公歎曰蕭君之言信矣劉督府畿故同鄉舉手書囑求二千石陰事將否之公深念曰同官爲僚猶兄弟也訐以爲直且不可甚之以弟訐兄可乎彊之再三卒不報二千石當上計公攝事

郡中習知市猾搆吏胥鼠諸解户甚欲傳之法則槩
故長吏之疏乃爲文告具列姦狀未斥其名謁法家
言姑族更始命胥正懸書當户大猾夜亡諸吏胥蒲
伏自陳境内大治先是公家食盜掠長公捕者逮
羣盜而無賍掠治皆誣服詰其狀則囚幼妹漏言之
公疑令捕者分繫羣囚獨首事者與妹同室中夜附
耳户外囚數呻吟遞詰妹曰若何讐而坐兄妹無以
應頃之囚泣妹亦泣則曰妹故憒憒不揭竿者一人
嗾妹嚙兄獄成許以簪珥貨妹妹過聽不自意以罪
啚啚兄悔且無及旦日悉釋諸縛尋得眞盜有驗咸

伏辜太公喜曰使孺子入官聽直當如是矣比在事
擿發如神明事至片言折之案無留牘顧獨循理無
害是書稱平所部多公檄之旁行郡縣獨以遺囊裝
常服各一襲置車廂旁郡縣聞先聲亾敢以羔雉進
嘗按武義令一夫暮夜突入且嘗公公叱出之按如
法直指聞之曰昔稱關西夫子則嚴司理其人乎戊
辰下　徵書公列高等會宗伯公起少宰例避臺省
得比部郎大司冦毛公愷還諸途與語合退稱公字
語人曰偉哉與成眞雲間弟聞同舍郎鄭履淳抗疏
如嚮者請得連牘署名及讀疏津津右宗伯公謝勿

預疏上杖之百罷爲民公故所善者蕭君擢御史朗
公辭氣勃勃諷止公公固敢言兩者幾賂不測少宰
公堅臥不起旦暮且以言責歸公公爲骨鯁之臣則
其時也趙文肅公宣言比部于今無所避 詔改禮
科給事中尋進兵科右給事中巡視京營辛未赴春
官校士轉左給事中巡視十庫使周使趙封諸侯王
壬申進禮科都給事中先是 穆考恭默高居希召
對公始入省首疏請 召大臣備顧問如 先朝儀
舉朝籍籍同聲此臣時第一義也既遞言事悉持國
體而協時宜薊遼急軍興疏議兵食巡視京營歲畢

疏殿最諸偏裨北虜欵關疏議貢市　上悉嘉納獨
首疏留中譚襄敏負時名兵食疏侵襄敏尋　召入
協理戎政公適廵視京營一見傾心襄敏主臣稱謝
京營裨將不職者王貴介大金吾廪廪以敢借資卒
論罷諸寺人典十庫横索無厭公擇稍馴習者二三
人與之語閙諸朝市諸解戶噴有怨言無已將叩閽
耳目之臣安所置對吾聞弊沿積襲非公等倆之誠
能去泰甚與維新彼將歸德不暇怨釋矣諸寺人唯
唯減羨費者什之三及掌禮科會　上自東宮出閣
疏陳　睿學大指有三講習責之　凝承起居嚴之近

習儀刑本之身教二執政手公疏三嘆之夫夫系出
忠宣眞諫議也歲旱則疏望雩日月交食則疏脩省
河患則疏脩濬蠲恤江南苦民運則疏無督之漕臣
既而疏保　聖躬者三其言剴切一謂湯液宜劑中
和毋滋壯熱一謂溽暑宜戒容止毋伐晏陰一謂燕
處宜親大臣毋撓寧靜末疏然而不納前二疏皆留
中大中貴王僧佛安請開戒壇將以阿意徼福既得
請下秩宗公疏略曰三五之興未有佛法及周之季
始有之揆厥所原非盛世事要其受持戒律竊附心
齋其言濫觴末流滋甚昔在正統嘗開戒壇男女肩

摩好懸叢集藉令佛在皦而不歆如以爲弘法界廣福田宜無用此區願 陛下惡旨法禹不遹法湯節嗜欲愼起居福自巳求宜寢 成命從之 穆考既賓 上即位特疏論馮司禮諸不法賴執政得留中及 大行發喪將祔 太廟疏議祧廟請如嘉靖初議 睿宗主特廟之政府以 上幼冲毋輕議禮不報聞者服公爲定論胥後行會 召起宗伯公公循資當內轉執政以司禮憾未釋僅得尚寶司卿初公徒掖垣矢心自誓省郎徒取貴倨儼然憚諸公卿奚之貴倨則自輕得其言則重耳初當大計同曹或附

耳偶語或接袖受書公歎曰昔理郡中嘗遭數屬耳
余小子即盡得罪狀不盡以聞竊以流言亂眞寧詎
以目臣耳令玆之事耳爲政一言出不旋踵而雷同
余小子豈不聰毋敢任耳鄭楚交搆人人以背面覘
公公正色於朝挺然中立及司禮即主風聞　上怒
當廷杖而籍編民彥楨自危泣爲之下公笑曰言者
過也　幼主明聖何至如所言即以逆耳而服上刑
吾分也亦吾命也　二聖終始吉凶諸禮所司悉就
取裁奉　命躬卜　寢園以獨勞著從官不過五品
執政甚懟於公第慰公旦夕金緋且至居三歲遷應

天府丞壬午校士內史部中丞獨當事識內攝尹事居半躬自拊循會缺大司成太宰求攝者於御史大夫趙公錦公言無如陸京兆眞胄子師諸胄子故忞雎目攝攝者易與耳公布功令更要東六館肅然居三歲改太常寺少卿遞攝翰林院光祿寺鴻臚寺應天府事六卿折節自下每引當否率相顧曰太常云何公謙讓未遑竟從決筴居南中歷七稔進南太僕寺卿亾何改太僕寺卿會　皇子生覃恩賜誥階中大夫薛董贈封皆淑人任子彥禎入監尋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則以東土當水陸輻輳之區

民不堪則易動入境問諸疾苦疏條便宜者三一減徵
民兵銀一甦里甲一寛積穀毋令有司暴歛取盈三
疏行境內大悅自惟賜履以表東海宜身先庶司即
諸侯王部使者饋幣不及庭藩臬大夫餼廩不及戶
平居恒豆不重味客奉不常珍　德王張燕大明湖
肅公爲客公固謝曰故事王無外燕有之懼啓流連
且貶尊嚴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聞藩司燕他客陳新
聲公愀然曰開府有遺行乎何聞言不信自諸君子
始歲旱躬禱彌月不茹葷期當廵河所至率素食檄
民間行保甲禁勿驅之迭迎比出行縣則保甲郊迎

如前公靣數丞箠之車下於是六郡良家子幸得息肩按諸墨吏悉收之不假貸白雲湖故屬士著歲久没規藩頃釁畝歸民間有成籍矣承奉出代故司禮者門下移書以故物請還公持之彊毋敢撓居常臨事周愼不遺餘力而讓勞積久病脾駸駸日甚遂疏乞骸骨　詔許之故事從行者若而人當出境檄藩司支贖鍰給行資諸徒屬稽故籍請行不許陳方伯應和待公檄不下舉例以聞公謝曰往台在事有靦素餐今幸釋事歸詎敢以扉屨勤執事夙戒謁者臚自　國君以下悉堅辭比就車諸父老帥婦子數千

羣遮道羅拜公自車中領之也色忻忻喜曰境內以此臚監大夫侈矣諸父老毋已憊吾何以堪乘六而歸怡怡白首相勞鄉閭堵觀者比之二䟽屏跡里居戶無客屨歷三稔竿牘不及公庭宗伯公謂居父母之邦胡然踽踽公自以不勝狗馬病幸得生入里門必其出入不倍於人羣殆將不任于時入則以莊俾諸子弟出則以共儉繩諸肺腑親人皆樂就宗伯公溫溫而嚴事公廩廩顧幸而泰公辭色受益無方皆瘝者脩選蠕者奮汰者爲儉雕幾者朴以忠宗伯公亦言季難爲兄杲而毅余艮輔也居常端坐屏肉食

茹齋蔬持戒若比丘不問家人產親故有急無不肫肫用情事薛翁媼務得其驩心四十年如一日遇故人薛夔龍衾衣食之終身父子遞亾遞子地而爲之葬行部爲鄉大夫推轂者三及公適推楚中丞公副矣邦人卜旦夕召至而公病益深既阽危猶命誦故所賦郤金館詩更其句先期信宿自書遺言彥楨進曰醫云可幸無虞何及此毋自傷爲也公應曰吾辦此久矣庸何傷書成呫呫自喜自今了無罣礙第屏息待期既而訣宗伯公如命彥楨語宗伯公掩泣公神色自如及彌留聞舉室誦西方佛號晬然愉悅頃

之委蛇而終所部及鄉大夫都人士謂公以完節全
歸宜在　邺典謹待　命南人有言曰雲間雙鵠居
然在陸當世所取重者非講學則建言抑或藉爲名
高本實蠹矣夫名者實之賓也公不其然兢兢乎不
言而躬行侃侃乎立不諱之朝本之精白一心而務
自盡重以不建鳴鼓不結輔車範馳驅以從膺行不
失跬步得時方駕夫非萬乘之良造乎哉淯人尼之
十年一駕而秕再駕而日力窮矣即無近名而名立
眞儒良弼何加焉要之天不必用世而後生材材不
必命世而後needs用朓未盡其用其有代興乎兩公易

子而教之其才皆高陽氏子也語曰非此其身則其子孫吾何以知其然狀具矣

卓澂甫傳

澂甫者何卓光祿明卿字也明卿故嘗屬光祿署大官既則以貲郎也者弗屑也而去之得請歸養都人士高澂甫義至今稱之者以字不以官字者何重澂甫也澂甫幼負俶儻呫呫喜爲名高男兒生當提十萬師横行塞外焚老上封狼居胥以還徒敝唇吻誦老生陳言非夫也於是陽從外傳請業退以其私習技擊學縱横家丈人跡之乃大訴夫夫轂也寧效鶩

發乎哉佳兵不祥無寧輕六尺以危父毋撻之流血始折節繙書既而涉百家攻六義北游太學受業大司成馬公公師道嚴目偉澂甫與之言事則習事言詩則工詩詩心獨多之函丈諸生亦爭自下既卒業虎往實歸家丈人故居棲谿中萬家市市肆櫛比鱗次左醯醬右魚鹽入市者舟銜尾擔摩肩駔儈握算稱籌市囂終日不絕耳澂甫太息曰越在汚瀆吾其蟬蛻乎哉乃延諸薦紳先生若賢豪長者日治具別業壹以衣冠文物相先比隣目攝之聚而巷議卓翁誦義鄉曲所部爲之表閭伯子舉孝廉食天報也仲氏

美如冠玉重以修能耕令一軌于父兄居然才子弟也何至襮酒霍肉羣諸側注以歳為日哉澂甫開之延攬如故翁語澂甫當世無待弓旌委吏封人聖賢不恥孺子行矣第挂一職通籍　闕下而翁日幾幾望之既謁天官授大官署日從尚方出就舍結客稱詩詩閒公卿大夫若諸郎名籍甚執政以爲繳胥後遷澂甫念家大人春秋高力請告乃許歸而具庋閣日上食高堂卽無加于大官水陸具在及奉翁諱行年近艾猶孺子哀毋捐栝棬毋之女弟娶也秦㛮如毋没身不衰丘嫂稱未亡人伯兄不嗣命長子爾康

嗣當室嚴事嫂有加歲時臨伯兄墓必盡哀無久近一也牧監侵先世墓亾誰何澂甫爲之緣周垣治堂坊書梓楔且建祠事祠先世五宗之一者皆獨力任之聚宗享成事而巳凡諸宗婣親故告急終不以不給辭養生送死無慮數十百家卒賴無憾嘗次任城置妾委之御一見以其貌類中表而亟歸之不問故物李奉鬻子女都市償縣官錢澂甫予奉十緡歸子女勿鬻里中交譽澂甫誰謂阜郎夸毗子哉儒則通儒俠則節俠過乃翁長者矣諸顯者乘六至率過澂甫于家諸布衣自四方來客澂甫所游道日廣詩名亦

日高及其與里人俱逡逡務退讓里人有侵田廬者家監以爲言澂甫謝曰毋然此皆王土在彼猶在此也里人有不逞者乘逋負而生心銜澂甫而叱之塗張甚澂甫揣其志將在券也亟焚券以全交里中有違言幸澂甫居其間立解不則捐金以代爲周移結其成服則操一小舟載家釀若干甕周游三江五湖之上與諸酒人盡興而歸歸而程督諸子受經庭幾乎深耕而多穫矣中年習內典奉西極至人築芳杜園樹花木千本竹萬个供諸開士傾耳高譚晚築室禪居以待生公說法是將以無生竟矣其斯爲卓澂

甫也與哉太函氏曰昔秦遷卓氏於臨邛故以貲傾蜀概其質行吳蜀何啻五千里而遥昔在西湖咸元敬爲秋社宰不佞爲客四坐若而人皆名家徵甫與焉聞者以爲高會越三年徵甫爲秋社宰不佞爲客四坐若而人亦皆名家其愉快勝之聞者益以爲高會時則吾友自監司部署非直一令爲賢即不佞文無似大人諸君子盡東南之美矣徵甫得主豪舉哉

松山翁傳

自子別祖遷松山先世鶵居而穀食歷年三百蓁蓁無所芬華及七穆中興釋農服賈七穆爲子諸大父

出曾大父者五人出曾大叔父者二人曾大叔父一索而得守中公是爲子大叔父子大父始賈鹽筴諸大父從之守中公出居鴈行入任家督里人言松山得守中公而拓門戶亟稱松山翁松山翁云翁稚少丈其貌魁然龐厚中年腹望如釜不任帷裳凡諸居息出納聚工鳩材不札記有詰者輒坦腹僂數不爽秋毫徒屬指翁腹曰誰謂此便便笥五車矣翁故受室於蔣距舍後山爲比隣諸蔣殖淮西騎而出入先是翁守故業召翁與俱翁言玄悰固有兄終不附外家起始賈甄括駸駸取贏蔣息子三從翁甄括及子

大父買省會翁復師三子從三子冉足分曹一居中
一市上游一徵耆海翁自以爲有子乃從子大父歸
休大父倦游不問家人產翁獨疆理丘陵原隰正經
界辨町畦先司馬具辨才翁以爲敏步而履畝悉指
示之故居既敝且庳二會季年乃新寢室路寢中分
爲兩創自有元售者塞門爲家虎踞不避二會無所
問肅客入率由巷升堂脩梁木數十章未及經始翁
謀諸諸大父吾儕故以儉師子孫禮家有言國儉則
示之以禮徒取仍舊其何以通慶吊奉烝嘗顧受命
二昆請任更始遂以禮遣售者從而之他乙未興工

胼胝從事翁故不寐昧爽坐當戶以待晨日高舂未櫛也比及為植雞三號而與周視田廬乃敎工作工既居肆授成工師然後席巨石而負墻息齁齁如鼓鞴日入則程功庀事以為常大父叔季先亾守禮公之業浸落婦鼓長舌狎出惡聲翁既以力為差徵有額矣徵至則從而嫚罵胡為乎以拮据故而覆吾巢翁坐而面受之不讐一語丁酉告成事婦乃大慙時道昆始成童受三禮翁議形家向背必叩先司馬議諸禮則下問道昆先司馬攻堪輿嘗謂里居南面乃吉第以大父地一區置道奧主中虛四筵為馳道左右

分列南面北上爲居廬臨隰爲門內左右交流水環
前林爲閾時黃羅天馬諸峰此賢於西嚮什倍翁以
爲善將從之而父黨有他腸者一人議乃格於是翁
爲三子治寢室子授一區既而貿𤁓爲堂工費當路
寢之半既落進子姓而訓之庭而曹出有業入有居
吾事畢矣自今以往則而曹勉之翁女子吳命吳諸
甥將諸子悉從三子受賈既霑煦沫亦皆克家翁恥
色莊咄咄當否遇所𡩋者曰來爾毋毋聲如是如是即
所尊者亦曰來爾毋毋聲如是如是顧坦夷自任終始
恬然無忮心長者矣七穆居址相錯或當互更翁陰

爲之居間甲可而後語乙結成而退未嘗自功遇守
庯公白首無間客他人所脫次公不預輒辭無行及
寢疾每進食召次公對案乃品嘗年七十有五而終
次公哭之慟兄逝矣弟旦暮從兄比帷堂五宗具在
既而羣哭者至相禮者詰其由則曰吾儕細民過里
門雨大至率就翁假雨具遞應之既歸而雨具亾不
以爲討他日雨遞假而應如前蓋古之便人也既則
袒括者羣哭至相者詰其由則曰吾儕皆下農歲從
翁貸穀而稼翁病革顧命諸子姓蠲諸貸勿收蓋古
之惠人也孫十有一受博士易者爲道遠爲道齊嘗

從家孫道景以迄季孫道弘抵余立傳翁孳孳以亢宗爲事澤及七穆之子若孫乃今據事特書庶幾乎報翁地下藉令開莫爲先盛莫爲後則松山一魁父耳作者一田更耳宗祏之謂何知而不傳不仁而不可爲也是爲翁傳

吳汝拙傳

淑人吳出谿南爲舅季女仲兄胄子日艮宦少淑人者一年舅有子七人仲獨當戶時諸吳鬨盛仲以販繒起博平業既饒舉艮宦始在外傳授之經始勝冠遣之問字京邸余則以舉世務巧宦故宦無艮如必

求良莫如用拙遂字之曰汝拙而見之鄉先生程司徒一見而奇之曰名家子也温其如玉則其人乎既歸博平父挾痰火爲青庸醫誤投白朮一竟日暴終汝拙袖匕首將刃醫所不甘心父仇者非夫也醫竄匿乃始發喪人言鄖君恂恂貌若處子一旦遇父仇而必報即伍員何加焉毋痛父幾不勝喪既廢且篤乃奉父喪輿母疾從三千里外歸大事僅襄毋幾殆延余內叔吳時起內兄吳伯高坐守一室專攻之先喘息呻吟反側臥起必以告衣不解帶歷數載始平時二弟未及成人俯仰畢賴將倚辦佔畢謂石田何

父與伯叔同胞伯叔故從父受貲斧出視故業大半
銷亾念母在安能事遠遊則收餘燼而之淮北其賈
鹽莢三歲一更則又從錢塘將母爲近諸賈率以奸
富不坐尺籍則坐鬼薪汝拙與二弟俱奉法廪廪其
後食指日聚力詘舉贏居息歲減有差乃大耗子一
新始舞象挾之武林擇賢良授之經程督日至且言
而父受而王父命卒無所成方命者無親恥也今茲
之事爾爲政其爲而父一洗之乙酉一新與計偕舉
室喜可知已汝拙曰未也而畢而事必對公車庶無
傷王父心異日者吾其有辭地下一新言家大人具

長者行誦義四方王父異母弟四人未室也父畢授之室各安其居居淮陽內一姬下車而容有歷既知良家之自出不欲列諸籠人輒藩車載歸無問采矣里人子程大憲以傭作困博乎急欲自沉賴父得免乃召大憲及其弟大惠授之貲居貨金陵兩人若囊括入燕抵權門干進大憲奉篡脩之役闕得中書大惠鴻臚闕得鳴贊兩人者卒自絕若無所德也者而不相聞憾者曰何物薄夫寧能爲彼口實父笑曰吾第成人之美耳何校邪吳時起故攻醫里中豪舉不爲禮父持不可夫夫可匏繫邪子之百金恣居息其

後饒益未嘗以德色自功故與近屬同居僦居者讓
二室既復請益客為之居間父宣言曰二室可居居
之可也毋復請矣舍人謂先世之室胡為乎徇人父
則曰與人同居寧詎爭尺寸地藉令不直無亦將對
簿士師乎宗人僕多財而豪且齕故主父奮起帥其
曹聲其罪乃罷之遇諸窮交有加禮富人翁妄自大
絕不與通王父故多貴人游跡父脩通家好父退然
曰吾少也賤安能折腰而事貴人或且招之卒不至
聞人歸德于已面赤生熱避而不居人或以甘言餂
之亦面赤生熱距而不受其在三德則沉潛柔克者

哉要以不茹者什七不吐者什三過此以往殆庶幾乎平康矣泰茅氏曰谿南故傾縣其居前街者傾里中迄一新始上太常開先自汝拙始當世左衽而右猶宜無當於聖言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則猶者賢矣概諸天道詘而後信非此其身則其子孫自天祐之不啻右券往一新問字余以鼎父命之然則顛趾出否者其初之謂乎進于六則玉鉉矣

太函集卷之三十六終